

伍卓文 —— 著

友誼， 不是 友誼



是一次相見、一段舊憶、一場重逢、一
程延續，還是一個終局？

有人走散於時光，有人相守於流年，有
人重逢於人海，有人新識於前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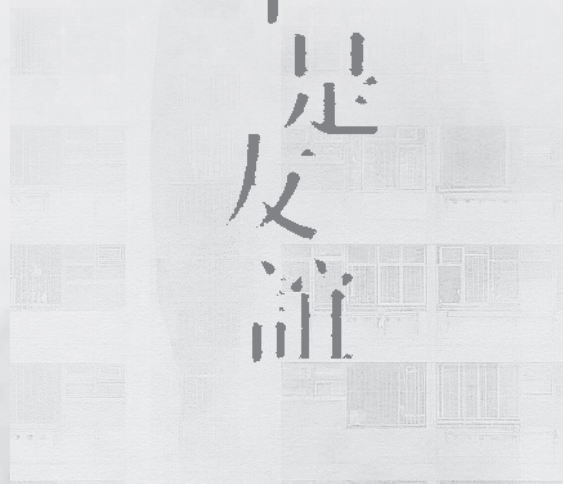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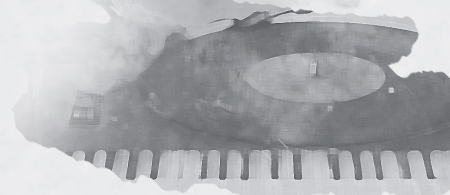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會相伴走過一程人生，
也算不負相識一場。

「朋友，你擁有真正的友誼嗎？」



伍卓文——著

友誼， 不是友誼



目錄

舊區舊友	8
你從沒朋友	26
天才之友	38
途上偶遇	56
報訊之友	68
海邊敘舊	92
微時之友	108
好友損友	128
自由行之友	142
獨白之友	160
終結之友	172
職場之友	192
助人之友	204
不是友誼	218



序

友誼，非常珍貴。

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親戚……然後就是朋友。

友誼，往往是識於微時。

友誼，有孩童的純真，有兄弟般的豪爽情誼，有女孩子傾訴心事的親昵，有青少年的坦率熱情，也有成年人共同分享的志趣。

友誼，建立在信任之上。

朋友之間，彼此扶持，分享人生體會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友誼，為我們帶來溫暖、歡笑、喜樂，也會帶來傷心、失落和破碎。人生，哀樂參半，本屬平常不過的事。

友誼，是上天所賜的禮物，為人生添上亮麗色彩。

友誼若是久長時，不在乎朝朝暮暮。

朋友，你擁有真正的友誼嗎？

舊區舊友

匆匆出門去。

打著呵欠，低頭沿平台簷下走著，直到另一幢樓宇大堂的旁梯，一級一級的往下走。轉到下一層，通往一間幼兒園，沒有理會仍往下走。

一個人正沿樓梯上來，樓梯空間狹窄，我走向靠牆一邊，以免彼此擋住對方去路。

那人抬起頭來，走上兩級，快要跟我擦身而過，忽然「咦」了一聲。

「伍小文？」

我停下步來，眼前一個身量矮小的人，正微微向我笑著。

「傑良？」我很是意外。

「許久不見。」他笑說。

「畢業後，各有各忙。」

「你仍住在邨子？」

「是，你不是嗎？」

「我結了婚，搬出去了，放假回來探望父母家人。」

「我昨晚加班，還沒做完，要回去處理一下。」

「你做什麼工作？」

「出版社，編輯。」

「果然是文人。」他眯起眼笑，看起來仍有些像個孩子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在石油公司做業務推廣。」

「你好像念理科的，還念化工？」我笑問。

「哪裡，」他又笑了：「中學畢業，邊學邊做，算是勤勤懇懇，升了級當上個助理經理。」

「了不起呵。」

「你有沒有聯絡舊同學？」

「很少，」我搖搖頭：「有很多失去聯絡了。」

「我也不多，只有陳德輝、梁啟明、湯明康、黃國輝……」

「嗯，」我應著他，忽然想起問：「黃嘉進呢？你和他很相熟的。」

「有，他也結了婚，擺喜酒時請了我。」

「他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」傑良點點頭，說：「他的太太很賢淑，替他生了兩個孩子。他開了一間舖子做小生意。」

「可以把他的電話給我嗎？」

「當然，」他翻出手機給我看，說：「你們以前是很要好的朋友。」

「是，小學和中學同學。」

「我和你中三同班。」

「記性很好。」我豎起拇指。

「你趕著上班？」

「呵是，」我拍了拍頭：「巴士應該快到了。」

「再見。」他笑說。

我趕得及上車，回到公司忙了一個下午。完成後同事莫不鬆一口氣，一起吃了頓晚飯。

週日閒著，打開抽屜，翻出相簿和紀念冊，卻不見和舊友的合照。

我納罕，明明有的，放到哪兒去了？

傑良這個小子，短小精悍，敏捷靈活，未說先笑，十年如一日。

我仔細回想。

應該是小學四年級吧，黃嘉進是我的同班同學。

那時他是個瘦小的男生，最喜歡和我在操場追逐。他的身手矯捷，跑得很快，要捉到他不算容易，他追到我時會在我肩膀上輕拍一下。他弟弟黃嘉銘念三年級，身形卻比他哥哥粗壯，幾乎大了一個碼，但臉上稚氣告訴人，黃嘉進才是哥哥，他是小弟。

有次追逐時，不知是不是黃嘉銘弄錯了規則，我的語氣有些兇惡。黃嘉銘鼓起兩腮紅了臉。黃嘉進一臉不悅，不住繞著我來回的走，上下打量，礙於交情沒有發作，自此黃嘉銘轉回和同級同學玩，有時會過來打個招呼，但我已不會對他不禮貌，也和他說兩句笑，他哥哥在一旁看著會很歡喜。

升上五六年級，我們仍然同班。他仍是瘦瘦小小的樣子，沒有怎麼長高，我也不見得高了多少分，平日見面和追逐很有默契。他喜歡和我說些家庭事，我知道他的爸爸每天上班，媽媽全職照顧一家起居生活。黃太有時會到學校來接放學，那笑容跟他們兩兄弟很相似。

黃嘉進越跑越快，脾氣也開始倔，與女班主任馬老師不咬弦，趁高年級在有蓋操場集隊，同學上台領獎的一刻，拍掌時在半空高高舉起雙手，叫前後左右的人都看得見，氣得馬老師什麼似的，卻又莫奈何。我暗暗奇怪，好同學的脾氣好像激烈了些。

畢業前全班合照，戴校長和班主任在場，他和所有同學一樣，雙手捧起畢業證書，架著粗框眼鏡的他有些老成，臉上仍有一份小學生的靦腆。

升中派到同一所學校，卻不同班，上體育課兩班一起。放了學我班全體男生去踢足球，他那班男生也會加入，有時兩班分隊比拼實力，也有交換人馬來一場比賽，更會合隊與高兩級的師兄大戰。

小息時他過來找我，到小吃部買零食，但我認識了幾個好同學，對他不算很熱心。不知是否感到受忽略，還是他也和同班的相熟了，我們漸漸很少一起談天，但見面時還是會拍拍肩膀說兩句笑。

中二也不同班，他認識了身量和他差不多的傑良，兩個人也在小息追逐，在走廊的人堆中穿來插去，像卡通片中的忍者小靈精，懂得飛簷走壁的一樣。傑良一時興起，乘著往前急跑的力道，

雙腳往牆上撐一下才回到地面，但會略略減慢了速度，黃嘉進不去佔他便宜，也來個依樣葫蘆，兩人像有一刻腳不沾塵似的，叫看的人無不哈哈大笑。他從此有了傑良這個好朋友……

中三我們又同班了，傑良也是。這對孖寶長高了些，但傑良還是小平頭的純樸模樣；黃嘉進可不同了，整個人像脫胎換骨一般——皺布條紋米白色襯衫，黑藍色校服褲，褲管由寬而窄，一對醒目的黑漆光亮皮鞋，前額一撮頭髮染了棕色，不揹書包改用時尚運動提袋，以單手屈起擱在肩上，一臉神氣架副亮黃框眼鏡，有時現出不屑的神氣，不時和志同道合者交換潮流玩意。

有次他帶了一張黑膠唱片回校。女班主任吳老師見到笑問：「你聽這個女歌星的唱片？」他笑答：「是呀，你也聽嗎？」吳老師眯起眼笑說：「你喜歡她是因為她漂亮，是嗎？」他笑嘻嘻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吳老師多望兩眼，說：「你不用膠袋裝著？就這樣大刺刺人人看見不大好。」他一愕說：「我沒有帶，有人看見也沒所謂吧，快放學了。」吳老師忽然拉下了臉，說：「不可以！其他人看見是我班的人，這還得了？」他也唰一下變了臉，大聲問：「你想怎樣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！」吳老師尖聲說：「我要把它收了！你要取回明天小息來見我！」說著伸手一把搶了過去。他本來想搶回但鬆了手，冷笑一聲說：「我才不去稀罕一張唱片！我這就去再買十張八張！」吳老師怒氣沖沖回他：「我知道你家裡有錢！你不要我就扔掉它！」他反唇相稽：「你知道就好！我斷不會是個窮鬼，沒錢買唱片強行把別人的沒收！」一班同學看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到他會與班主任對罵。

一班男生上設計與工藝科，一邊鋸木切割五金，一邊嘴巴說些不乾不淨的笑話，也會打賭誰先在兩節課結束前完成手作。有次他差些微時間輸了，同學起哄叫他想個辦法自罰。他一時興起大聲唱出《牆上的肖像》一曲——「星星晚上，不再照亮，埋藏在心是創傷，冷冷牆邊，無數過去，再飄到我心上。風雨中，呆著望這道牆。輕嘆息，牆上舊肖像。牆上畫滿了一串昨天的幻象……」唱得算是中規中矩、不過不失，高音受限於男生嗓子變粗，聽上去有些嘶啞。同學紛紛表示不收貨。他隨手拾起一張白紙，撕開兩片。同學乘機撥火問他：「夠不夠膽子吃掉它？」他一把塞在嘴裡咬著，圍攏著他的人齊問：「好吃不好吃？」他一臉非常享受的樣子，笑說：「好吃！好吃！」又把剩餘的一半也吃掉，說：「真好吃！你們也可以試試！」全班驚訝之餘不禁拍手歡呼，只有我知道他一向敢作敢為，倒沒有感到十分意外。那個男教師是個年輕人，一向由得我們瘋玩，只在一旁看著微微地笑。

高中文科我們再次同班，只得七個男同學。不知怎的，他又跟班主任鬧不和了，兩個人好像火星撞地球一般，互相看對方不順眼，一有對話立即火花四濺。後來到了一個地步，女班主任馮老師進來課室，從不望向單邊靠窗那行，另一個長期雙手抱在胸前，別轉頭望向窗外山景不作聲。全班同學見怪不怪，倒有些替黃嘉進的頸椎辛苦。

可是有天開始，班上不見黃嘉進的蹤影，起初以為是事假或病假，但整整一個星期過去，靠窗那個單行位置仍然空著。到他再次現身時被我和相熟同學拉到後山操場，以關懷的語氣問他發生什麼事。他一臉愁悶，說自己在外面犯了事，可能遭到警方起訴，

有機會判入男童院或教導所，未必能夠在學校繼續學業。我和同學聽著不禁啞然。再過一個星期，不見黃嘉進回校了。馮老師在班主任課堂時間，處理班務時語氣平淡的說：「黃嘉進已經退了學，班上會少了一個男同學。」班上沒有泛起什麼漣漪，也許以為他搬家或轉校罷了。

有天放學在通往學校的樓梯上，見他雙手按著欄杆，眺望下面廣闊的校園，連忙上前問他近況如何。他說個人的事已經解決，他可能會轉到另一所中學完成中五。如果不念傳統文法中學，他會多學幾種技能，成和敗盡可努力嘗試，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的。

他一臉自信滿滿，我不禁釋懷笑了。

此後再沒見過他。

多少年了？十年？廿年？

我嘆口氣。

我的工作非常忙碌，接下來整整一年有多，沒有一刻空閒下來。出版社接了幾個大計劃，做得晝夜不分，晚上回家洗個澡便倒在床上，睡幾個小時又出門去，一個星期做足六天。不少同事捱不住喊著求去，老總才稍稍調整那個折磨人的日程。

同事紛紛放大假休息。我也鬆一大口氣。

假日在家，睡至日上三竿，非必要不外出，趁機恢復元氣。

整理雜物，翻出舊款手機，打開一看，記事程式有個電話號碼。

我都幾乎忘了，不禁猶豫，打，還是不打？是不是真的有話說？他會不會不記得舊友？

我把手機放回抽屜。隔一段時間又拿出來，猶豫不決。

一晚早了回家煮麵吃，沖了茶包，一邊吃一邊聽電台廣播、聽音樂，看一陣子書，又取出那部手機，在手中拋上拋下，終於鼓起勇氣，撥出那個電話號碼。

有人接聽：「哪一位？」是他的聲音，我感到一陣驚喜。

「你好，你……你是黃嘉進嗎？」

「我是，你……」

「我是伍小文，你的舊同學……」

「啊，」他像提起了精神，立即說：「是你？你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」我說：「你記得我嗎？」

「我當然記得你，」他的聲音透著喜悅：「你是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！」

「早陣子遇見傑良，談起近況，我向他問了你的電話……」

「原來這樣，」他說：「離開學校之後，我和舊同學失去聯絡，只剩下傑良一個。」

「聽傑良說，你結了婚？」

「啊是，十年了。」

「生活愉快？」

「我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八歲，一個六歲，我太太在小學教書。」

「你做生意，是嗎？」

「是，我在深水埗開了間小舖，做維修手機和二手買賣生意，也會賣一些最受歡迎的新款手機。」

「手機大行其道，生意不錯？」

「還算可以，剛剛花了二十萬，購入了一批新貨。」

「做生意不是我所長，太難了。」

「你做什麼？」

「我在出版社當編輯。」

「很適合你，我記得你是擅長語文方面的。」

「不敢當，」我說：「不過工作也很忙，做個不停。」

「是，離開校園，認識社會現實，是不容易。」

「你以前……」

「我轉到工業學院念工科，學會一兩門手藝，做過不同行業，也到夜校進修，儲了些錢便自己開店。」

「你住在哪區？」

「將軍澳。」

「我有朋友住將軍澳，靠近寶琳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搬出自住，但仍是那區，方便照顧父母。」

「我們一家抽中居屋，搬到九龍區，我到結婚才自己買樓。」

「黃生黃太好嗎？」

「他們很好，」他笑說：「我爸退休了，常常和我媽到國內旅行。」

「我爸也是，但他不愛旅行，只喜歡晨運和喝早茶。」

「也不錯。」

「兩個兒子活潑嗎？」

「他們的功課很好，」他的語氣很是欣慰：「多虧我太太教導有方，我不需要為這些操心。兩個兒子喜歡打籃球，週末常常要我陪他們玩，有時我會讓弟弟和員工看舖。」

「兒子像不像你？」

「我爸媽說，大兒子像我，小兒子像我太太。」

「你和太太都要上班，要不要聘外傭幫忙？」

「有，我太太也很忙，放假還在改卷子。兒子還小的時候，聘了兩個才勉強應付得來。」

「開支很大。」

「沒辦法，」他嘆口氣：「那時生意還沒上軌道，我整天忙個不停，分身不暇。」

「現在好多了？」

「算是過得去。」

「會不會一家人到外地旅遊？」

「我結婚到日本度蜜月，也和太太到東南亞遊玩，但兒子出世後沒有了。他們年紀還小，去過也未必有印象，也許過幾年才會再出發。」

「我外遊不多，到過北京、上海、東京和台北。」

「有空來我舖子看看。」

「好的，哪條街道？」

「著名的鴨寮街。」

他說了舖子的名字。

「有空一定來。」

「到時見。」

我放下電話，發了一陣子呆，沒想到再次聯絡上。

工作日程不容胡思亂想。老總又開展他的大計，做得一眾同事快要靈魂出竅。原來稍作調整只是策略，待員工充電過後再來榨乾榨盡，然後露出一口獠牙嘿嘿奸笑。

週末有空，已是三個月後。

家裡一支燈管不亮了，省電膽也沒有替換，是外出的時候了。

乘地鐵至深水埗站，從地底鑽出至鴨寮街的出入口。

一個人走在大街上，沿途人潮如鯽，擠得水洩不通。街道兩邊盡是舊式唐樓，地面店舖林立，售賣電子產品、室內燈飾、音響器材、維修工具、平面電視、影碟機、雷射唱機……露天攤檔販賣充電電池、手機配件、舊款相機、二手電子產品、鍋爐、水煲、電源線、殘舊衣物、古董佛像、舊版黑膠唱片和盒帶，手推車上堆滿殘破不堪的家品。店主與顧客議價之聲不絕，中年漢蹲著揀選電子零件，收買佬和撿破爛的在附近徘徊……

我一直沿路找著，在一個街口停下來望過對街去。一間舖子只有兩個人，舖前有一張很高的工作檯，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站著，正替顧客檢查一部手機。只見他用小巧的螺絲起子旋開機身，專注而認真的調校裡面的零件，把手機重新嵌回交給顧客試了幾遍，滿意後收了現鈔說聲「謝謝」，轉頭和舖子裡一個身形瘦削、留了一頭長髮的男子說笑。

他就是黃嘉進的弟弟黃嘉銘，身上一件白色汗衣，一條藍色牛仔褲，兩條手臂肌肉發達，形貌粗獷、高大、健壯，眼神帶著幾分乖戾之氣。

我有些猶豫。我跟他不相熟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或許……留下訊息？

他會否認得我？會否記得我說過他兩句？會否倒過來惡言相向？

我站著好一會，想來想去，仍然沒有踏前一步。

等了好一會，他哥哥還是沒有現身。

我想，還是下次再來罷。

前面不遠處的燈飾攤檔，掛滿五光十色的燈泡，長短不一的光管照得舖位如同一片光海。燈泡和光管有白光、藍光、紅光、黃光；有省電膽、鎢絲、傳統光管；有直的、有圓的、有彎曲的……令人目不暇接。

我買了半打燈管、兩個省電膽，回家更換了新的，燈光大亮，心情也隨之愉快起來。

我也買了充電電池，用於鬧鐘，早上把自己鬧醒；也用於小小收音機，夜裡貼著耳朵聽輕音樂廣播，聽著聽著很快便會入眠。

日子就是這樣過的。

隔一段時間我再去了。舖子只有兩個不認識的人，一個坐著一個站著——一個像隻猴子般瘦，嘴角叼著一根香煙，仰起頭一圈圈青煙不住的噴，眼角不時掃視絡繹不絕的路人；另一個滿頭金髮戴著耳環，坐著與高瘦男子有說有笑，向有興趣光顧的客人投以笑容，也會耐心介紹各款手機的功能……

我轉身離開，原來想見見舊友也不容易。

幾個月後我轉工了，在一間雜誌社任編輯，負責一份雙週刊雜誌，薪水差不多，勝在累積了若干編採經驗，手下又有幾個記者頭腦靈活，不但善於發掘題材，稿件水平也非常高，只需稍作潤飾便可，毋須拍桌子大吼大叫。團隊工作效率高，合作氣氛愉快，自覺精神壓力減輕了不少。

我想，文字工作賺不了錢，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是回報。

一天放假，我先到鴨寮街一間餐廳，慢條斯理吃個下午茶，遠遠可望到黃嘉進的舖子，即使他不出現也不至於白等。

地道茶餐廳食客很多，不少是阿伯阿叔輩，要不攤開馬經埋頭研究，要不翹起二郎腿說些髒笑話，惹得中年女侍應又笑又罵又是拍打；也有一家大小外出吃飯，父母忙著服侍年幼兒女，又是餵食又是斟水又是抹掉嘴角飯粒，白胖嬰孩動作可愛惹得鄰座笑逐顏開；收銀員和侍者大呼小叫吵得滿堂熱鬧……

望向窗外，一呆。

舖子坐著一個人，正是舊同學舊朋友。

他的身形依舊瘦削，架著一副黃框眼鏡，跟以前那副非常相似，頭髮看上去深棕色，前額幾綹稍稍挑染了金黃，身上一件淺色領子襯衫，單憑這外貌一眼便認得出他了。

他正和那兩個人閒談說笑。那隻瘦猴子半閉著眼抽煙，說得起勁時不住大力拍著桌面，好像什麼事值得那樣激動似的；戴耳環年輕人喝著罐裝啤酒，開了小型電視回播英超賽事，指出前鋒一記遠射破網的厲害之處，然後和瘦猴子大叫大嚷吵鬧一番。

黃嘉進橫了屏幕一眼，微微一笑。他似乎坐鎮著主持大局，有零售客上前詢問，自有兩名同事負責解答，有一身穿得筆挺的人過來舖子，看似有生意找他接洽，他才站起來請對方進去裡面說話。

整條大街手機店舖林立，行業競爭激烈，每個月租金燈油火蠟工資七件事，他如何維持收支平衡還有利潤？

不是容易的事吧。

客人離去，他復又坐下，臉上沒有什麼表情。

舊區品流相對複雜，相信他不會沒有見識過，他如何找到生存之道呢？昔日年少無知犯法的一群人，不知還有沒有聯絡？還是在社會彼此照應，就像一左一右這兩名護法？

我結了賬，步出餐廳，到舖子斜對面站著。

他不時和兩名同事說笑，神態輕鬆，一切成竹在胸似的。

我默默看著。

他沒有留意到我，一直和他們說笑。

我應該過去相認嗎？多年不見，是不是仍彼此認識？是陌生人還是舊朋友？大家說些什麼才好呢？看來他在這區早生了根，我也不急於一時半刻，到心理上準備好了會好些？但一天不踏出第一步，也不過是原地踏步，一輩子心理上也不會準備好。

我還是猶豫了。

我和他的隔閡，是否自中學時開始？

他中三那年明顯改變了，放了學不知往何處跑，身上彷彿沾上遊戲機舖、桌球室和酒廊刺鼻的氣味，說話也像與江湖人物打過交道，聽了兩句不中聽的話，臉色隨時會得一變。不過我是天真學生一名，縱使他心裡不高興，別過臉去冷靜一會又回復笑臉。

他如何認識那班誘他犯法的人？我實在無從知曉。我並不介意他的背景，只奇怪竟會不知不覺生分，不再屬於彼此核心的朋友圈子。即使相認，我們真能敞開心扉，好好敘舊，盡情訴說別後一切艱難和辛酸？

思前想後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他偶爾會抬起頭，目光也掃過我這邊，但似乎沒有留意到我，臉上仍是沒有什麼表情，轉頭說笑才回復一點笑容。

有人來到店前，交上單據。

兩名搭檔將大箱貨物搬到舖子後面。

我慢慢走過去。

他的臉孔更清楚了，臉頰身形仍是瘦削，可是予人力量無窮的感覺。

他一時沒有為意，再近些時不禁一臉訝異。

他站起來：「你……」

我微笑說：「黃嘉進，你好，認得我嗎？」

他一臉驚喜：「伍小文，你終於來了！」

我們緊緊握手。

你從沒朋友

陳志明從沙灘踱步回到酒店，上房間到浴室洗了個澡，把浴巾和泳衣洗乾淨晾起，讓空調的風吹它一個下午，晚上可到泳池再游十個八個塘。

他取過匙卡，乘電梯到了酒店大堂，坐在靠近泳池的一張大藤椅上，舒舒服服伸長了雙腿，靠著軟枕看起偵探推理故事來。

大堂天花板垂著大吊扇，花圃一片椰林樹影，一派舒適悠閒的氣氛，正是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好時光。

他把飲管插進椰青，啜飲一口，清涼甜美，沁人心脾。

小說情節吸引，緊張刺激，一下子把他吸進書中世界。不覺看了個多小時，雙眼發澀，抬起頭來接觸一片青綠，眼前頓感柔和，又啜一大口椰青水，只覺人生享受，莫此為最。

他舉起手機，拍下幾張照片，上載到社交媒體去。

他寫：「身處泰國布吉島，享受陽光與海灘，游完了泳回酒店喝冰凍椰青水看看書，偷得浮生半日閒……」

泳池邊傳來嬉水聲，小孩子在玩水球、拍打池水、嘻哈大笑，大人也陪著玩得興奮大叫。

手機「叮」一聲響，帖子得到幾個讚。

他很歡喜，接著留言寫：「去年到台中旅行，非常寧靜悠閒的一個城市，打算三個月後再出發……」

他想寫「與朋友」，可是有些猶豫，因未知能否找到旅伴，但還是加了進去才按下發送鍵。

想不到隨即有留言：「什麼？你竟然會有朋友？哈哈哈……」
附加一個笑出眼淚的表情圖案。

他一呆，一時不知如何反應。

是張麗娜的留言。

她一向和他有說有笑，這次相信只是說說笑罷了。

他客客氣氣回應：「打算相約一兩個朋友，應該可以如期出發的。」

她很快按了讚。

他放下手機看書，可是精神有些不集中，漫無目的看著酒店大堂人來人往，感覺有些索然無味，隔一會站起來回房間去。

躺下來看著天花板。

想著想著，心裡有些不甘，拿起手機回覆：「我的朋友一向低調，不大使用社交媒體，你可能認識我未夠深，甚至未算是真正的朋友，所以不會認識我的朋友圈子。」

她沒有按讚，也沒有回應，可能看過也就算了。

他把手機丟在一旁。

下午餘下時間看完小說，黃昏外出吃了一頓豐富的海鮮餐，
這個旅程就當是辛苦了大半年的回報。

又歇了一天，才乘飛機回到所住城市。

他不經常玩手機，不過上下班途中聽聽流行曲，可是晚上在書房，卻忍不住打開社交媒體程式，翻看早前的帖子，慶幸沒有

其他人再留言，按讚的一如以往，只有十個八個相熟朋友——也不算真的相熟，好朋友早已有了私人群組。

他越想越是不安。

他網上朋友圈子人數不算多，不過幾十個人，都是同事或萍水相逢的人，算是保持一點聯繫的方式，當中許多人已很久沒有見面的了。

但是她這樣子回覆——「什麼？你竟然會有朋友？哈哈哈……」別人會怎麼想呢？會不會以為他真的沒有朋友？若認為屬實，會不會認為他的人格有什麼問題呢？

他一邊回想著。

他們在一個群體認識，彼此不算十分熟絡，但有朋友發起打羽毛球的話，她也是收到通知的一員。

他和隊員不時唇槍舌劍，像：「說好預訂場地，睡蟲卻鑽到腦子裡去……」「這回用鍋鏟才把你從床上鏟起！」「一會在戰場上一定將你鏟平！」「你的電腦龜速像古董，果然物似主人形太陳舊。」「你放的高遠球名副其實，飛得既高且遠到天腳底去了！」「你的網前扣殺像是自殺。」「說是豬隊友已經抬舉了你，竟累我連輸三局！」……

她從沒參與球賽，掩嘴笑說：「你們的對白真有趣……我在公司的聯誼活動中，有時直接抄襲借用，我的上司稱讚我有創意喔！」

「是嗎？」他笑說：「你要付我們版權費！」

「是參考……」

他們加了對方為臉書朋友。

她喜歡週末戴上頭盔，沿城門河踏單車，穿上單車戰衣，看上去英姿颯爽，一路往前騎直到大埔甚至更遠。

她喜歡看他旅行的照片，在為數不多的點讚中，她往往是較快的一個，也會留言說拍得漂亮，特別是歐洲各國的風景。有次他在葡萄牙波圖觀光，回到酒店偌大的房間收到她的短訊，問他行程共有多少天，以及具體安排如何。他非常樂意逐一回答，譬如那是他最長的歐遊旅程，十六天包括西葡兩國，先由巴塞羅那到馬德里，接著南下到馬拉加和沿海城市，經西維爾乘旅巴到葡國阿爾加維地區首府法魯，然後轉乘火車到首都里斯本……

他也留意她和丈夫阿基的旅行照片，夫婦二人最喜歡到台灣旅行，所住以精緻小旅館為主，尤喜設計以木質建材搭建、具濃厚田園風味的民宿，也參加陶瓷工作坊，製作精美小巧的手信，還有當地花藝和甜品小店，與老闆娘和員工談天說地，留下紀念友誼的美好合照和文字分享……

他很替他們高興。

最有趣的是，她臉書的頭像照片是和阿基的合照，背景是澳洲雪梨歌劇院，也許婚後不久拍的吧，他一度以為他們是不去長途旅行的。果然有一次，她上載幾張在餐廳吃海鮮的照片。他一看便立即留言：「里斯本市中心廣場旁邊的露天餐廳，菜式好吃不好吃？」她豎起拇指回覆：「果然是識途老馬。」令他足足樂了半天。

自此他們見面總會說幾句笑。他在羽毛球群組相約外遊，有妻室的紛紛表示假期要陪太座。他傻不愣登的問：「即使丟下太太幾天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……」結果惹來眾人取笑——尤其是眾人的太座。她也忍不住取笑他：「小明，原來你還是小朋友……」一個兄弟語重心長說：「丟下太太外遊，問准了不是不可以，但回來缺了有心思的手信，那真是後果自負……」

她直呼他：「小明——」掩著嘴不住的笑。

他本性有些頑皮，答：「娜姐——」掩著嘴呵呵的笑。

友人為之失笑：「怎會有這樣的名字？你們原來是姊弟？」

長途旅行去得倦了，這兩年回歸亞洲，主要是日本和泰國，與群組好友到過布吉島幾次。陽光海灘和水上活動叫他樂而忘返，不過自己一個人來的話，只愛躺在柔軟的沙灘上看書、喝冰凍飲料和在海上暢泳。

他把照片上載到臉書，立時引起她的注意，問他有沒有自己煮食。他說一個人到飯店吃海鮮就夠了，不會大費周章弄一頓飯的。她說她和阿基租住有煮食設備的公寓，又到一個大場館對面的街市買菜，親自下廚煮出香噴噴美味的一餐。他說他的酒店在街市不遠處，斜對面就是那個大場館，晚上十時過後，仍聽到鼎沸的人聲和拳賽的廣播聲……

他也留言說打算到台中旅行。她知道他是愛書之人，建議他到中央書局，一邊看書一邊品嚐咖啡和蛋糕。

如今好像成了一個笑話。

朋友不多，但總有人看到的吧。

他不再遲疑，一下子刪掉帖文。

他也瀏覽一下她的臉書，原來她最近也去過台灣，和當地朋友在喜愛的遠足步道、黑森林區、清境等地方留下足跡。她拍照時喜歡擺出文青姿態，不是仰望藍天白雲，就是托著下巴沉思的模樣……

他陡然感到一陣憤怒，他覺得她簡直是在炫耀，似乎在嘲笑他一個半個旅伴也沒有。

他翻看她過往的帖子，全是和阿基到台灣各地旅行的照片，不少有他的按讚和留言：「旅館的設計很綠化，又有透光的天窗，採用自然採光的設計，比一般的冷氣房間好多了。」她高興至極地回應：「小明真是識貨！我和阿基都喜歡天然的東西！」又有台南懷舊里巷和夜市地道小吃，他留一個垂涎欲滴的表情圖案，她回他紅色小小心形圖案。

他覺得她拍照時略為刻意，現在看上去通通造作不堪。她年紀較大鬢角漸白的丈夫，也像額外和她不相襯似的。

他咬咬牙，從第一個帖子開始，將點讚一個個取消，將留言一個個刪除，直到一乾二淨，再沒有留下半點痕跡。

他感到一陣痛快，他知道她非常頻密上臉書，又會回顧式地再留言，一次又一次引起朋友注意，可見非常悉心經營個人網上形象，照說她很快就會發現的了。

她卻沒有什麼行動，可能上班在忙？

……從來沒有朋友？

他氣憤的想，這個群組，這個群體，難道不是朋友？不算人類？

她是嘲笑他，沒有群組以外的朋友！

按照她的說法，他自出生就沒有親戚、鄰居、同學、朋友、同事！

但羽毛球群組也很久沒有人留言，核心成員不是生了孩子，就是工作忙得透不過氣來，再沒有人相約訂場打球了。

兩年前，她丈夫阿基病重入院。他當天下午本來有事做，還是與群組成員趕到醫院探望和慰問。

半年後阿基不幸離世，也是群組好友幫忙，助她度過難捱的日子。他外公幹未及回來，但也向她發送短訊慰問。

印象中她一向懂得說話，也算識大體，否則不會在保險公司任秘書十年——跨國企業的高層豈是容易招呼的？

他們仍在群組聚會中見面。

她在一個小房間忙著整理東西，一張張小椅子排列得整整齊齊，好像準備為小朋友說故事。

她半轉過臉來，仍見笑容，卻也帶著三分猶疑。

他趁她還沒有完全轉過來，轉身走了出去，好像不過無意中闖進房間，不知道她在那裡，並非刻意和她打招呼的——事實上也是，這個群體的活動非常多，甚至叫人有種眼花繚亂的感覺。

她沒有像往常般出來，笑著拍他肩膀一下，叫聲「小明！」而是留在房間裡忙她的事。她應該知道他不滿的——他想。

一個月後，她的臉書出了一個帖子，是悼念因病逝世的朋友，看樣子是和她結伴同遊台灣的當地人。她寫：「親愛的，願你安息！永遠記得我們一起的好時光！」

他不帶半分感情的看著。

隔天出了個帖子：「既然朋友這麼多，應該算是相識滿天下了吧，死了一個半個有什麼所謂？有什麼好可惜的？還有九十九個排隊等著，呵呵！」

出了幾天，沒有什麼回應——朋友不知他何所指。

可是他留意到，他沒有再看到她的帖子，但他並沒有遭到封鎖或剔除。他立即進去一看，果然只看到他發那個帖子之前的活動，她最近的帖子已限制了他。

他冷笑一聲。

他從不稀罕網絡世界的得失，只是受不了活生生的侮辱。

群體活動兩人再碰面時，她緊繃著一張瘦長的臉，平日笑起來嘴巴有點歪，現在死死的抿著嘴，更成了一條歪斜的弧線。她正眼也不看他，只要感覺到他在附近，臉色立時變得非常難看，差點沒像想張口把他撕碎的樣子。

他當然知道他傷害了她，但整件事全因她而起。他也沒有指名道姓，比起他在他的帖子直接嘲笑好得多了……

他出了最後的帖子之後，羽毛球群組分享同事之間的齟齬，並且留言說：「說話是藝術，要注意語氣和用語，這是溝通的最基本學問……」不知是指著她還是他而說呢？是有人知道了來龍去脈，溫言勸喻張麗娜反省一下，還是叫他不要出口傷人報復呢？

他想，要是知道開罪了人，她就應主動找他好好的談，可是她並沒有！他不相信她不知道！他自問到最後才給她致命一擊！她沒想過是自己一手造成的，反倒來個意想不到極速變臉。

真難以相信，她曾經和他有說有笑！

他感到心寒，也更怒火中燒。

半年過去，情況依舊，看樣子她同樣咬牙切齒。

他不想再拖拖拉拉，打開臉書，拉出朋友清單，一見她的頭像，即時按下刪除一項，又打開手機通訊錄，刪去她的手提電話，把這個人從他的世界徹徹底底清洗得片甲不留。

一星期後，他相約中學同學吃飯。

拍了照放上社交媒體，不到半天有三十人按讚。

兩星期後，他相約大學同學吃自助餐。

拍了照放上社交媒體，不到半天有五十人按讚。

三星期後，他相約舊鄰居打球、踏單車、吃飯……

他把帖子設定為公開。

羽毛球群組有人按讚、留言。

他不禁微笑，他的目的已經達到——她會從群組組員的按讚和留言，間接看到他的帖子，看到他從不披露的真正朋友，然而她不曾也不會是其中一個！

有人留言：「想不到你相識滿天下！」

他謙曰：「只是幾個朋友罷了。」

「你一向不把私人相片放上網。」

「時代不同了，網上分享生活點滴，朋友不用經常見面，也可知道彼此近況，見面時話題也多些，關係自然會密切些……」

「那你多點分享……」

「好的好的……」



友誼， 不是 友誼

作者：

伍卓文

編輯：

張珏熒

設計：

4res

出版：

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：

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：

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

(886) 2-8227-5988

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

2026年10月

圖書分類：

流行讀物 / 小說散文

ISBN：

978-988-8972-35-7

定價：

港幣110元正 / 新台幣440圓正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 E.

上架建議：流行讀物／小說散文

定價：港幣 110 元正／新台幣 440 圓正

我們一生會遇見很多「朋友」：

屋邨長大的玩伴，畢業重聚的同窗，結伴出遊的舊識，
並肩打拼的同事，街頭援手的路人……

有人到站下車，有人半路走散，有人歷經歲月
仍在身邊。

「友誼，為我們帶來溫暖、歡笑、喜樂，也會帶來
傷心、失落和破碎。」

那些熱鬧的、疏遠的、溫暖的、惱火的、唏噓的……

都是我們人生路上，最真實的一程。

走過這一路才漸漸明白，

終究只是人海裡，一場又一場的相遇與別離。

ISBN 978-988-8972-35-7



9 789888 972357 >